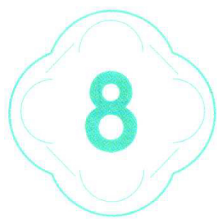


新 宋

阿越 著



· 大结局珍藏版 ·

关于宋朝的大百科全书式小说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ping Press

新 8 宋

· 大结局珍藏版 ·

关于宋朝的大百科全书式小说

阿 越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China Zhigong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宋. 8 / 阿越著. --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145-1028-7

I. ①新…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8) 第 268343号

新宋 · 8

阿越 著

责任编辑：尤 敏 王宏亮

责任印制：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科贸楼

邮 编：100036

电 话：010-85869872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20.5

字 数：385千字

版 次：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范
翔

字仲麟，礼部司主事。

心思缜密，性情诙谐，知情识趣。曾在石得一叛乱中放火报警立功，后被任命为告哀使出使辽国。



柴
远

宋朝商人。

柴若讷同宗，周世宗之后。朝廷提出封建之议后，柴远举族南下，投奔柴若讷，助其振兴国势。





曹友闻

字允叔，海商。

曾为白水潭学院的学生，支持朝廷对注禁开战与封建南海。后来成为有名的南海商人。



向太后

赵頊的皇后，赵侗的养母。

性格恬淡，较为软弱，常常为了顾全大局忍气吞声。





卫
棠

字悦之，《秦报》的主编。
渴望成为桑充国、石越那样的能人名士。雍王叛乱致其事业和家庭毁于一旦，后跟随雍王赵颢前往雍国。



吕
渊

吕惠卿之子。
酷爱道术，无心科举，常游历四方。后跟随赵颢，成为赵颢的左膀右臂，为其策划谋反。





邺国公
(赵宗汉)

字献甫，赵頊时期被封为邺国公。

才具平庸，平时处事优柔寡断。没有天潢贵胄的架子，对自己的女儿柔嘉县主言听计从。



宗泽

字汝霖，北宋名将。

有勇有谋，被视为薛奕的接班人。后跟随赵宗汉前往邺国，帮助邺国训练军士，巩固国防。







瑶津池放生图



雍国 熙宁十八年，亲王爵，赵顼

曹国 熙宁十八年，亲王爵，赵顼

定国 熙宁十八年，郡王爵，赵世开（奉太祖祀）

秦国 熙宁十八年，公爵，赵克愉（秦王延美系）

郾国 绍圣元年，公爵，赵宗汉（濮王幼子），柔嘉之父

周国 绍圣元年，公爵，柴若讷（奉周世宗祀）

越国 绍圣三年，公爵，赵令廓（太祖·德昭系）

楚国 绍圣三年，公爵，赵令勳（太祖·德芳系）

魏国 绍圣三年，公爵，赵仲来（太宗·元佐系）

燕国 绍圣三年，公爵，赵仲恕（太宗·元偁系）

鲁国 绍圣三年，公爵，赵仲先（太宗·元份系），
濮王出自此系

陈国 绍圣三年，公爵，赵士关（太宗·元杰系）

韩国 绍圣三年，公爵，赵仲历（太宗·元偁系）

蔡国 绍圣三年，公爵，赵仲约（太宗·元偁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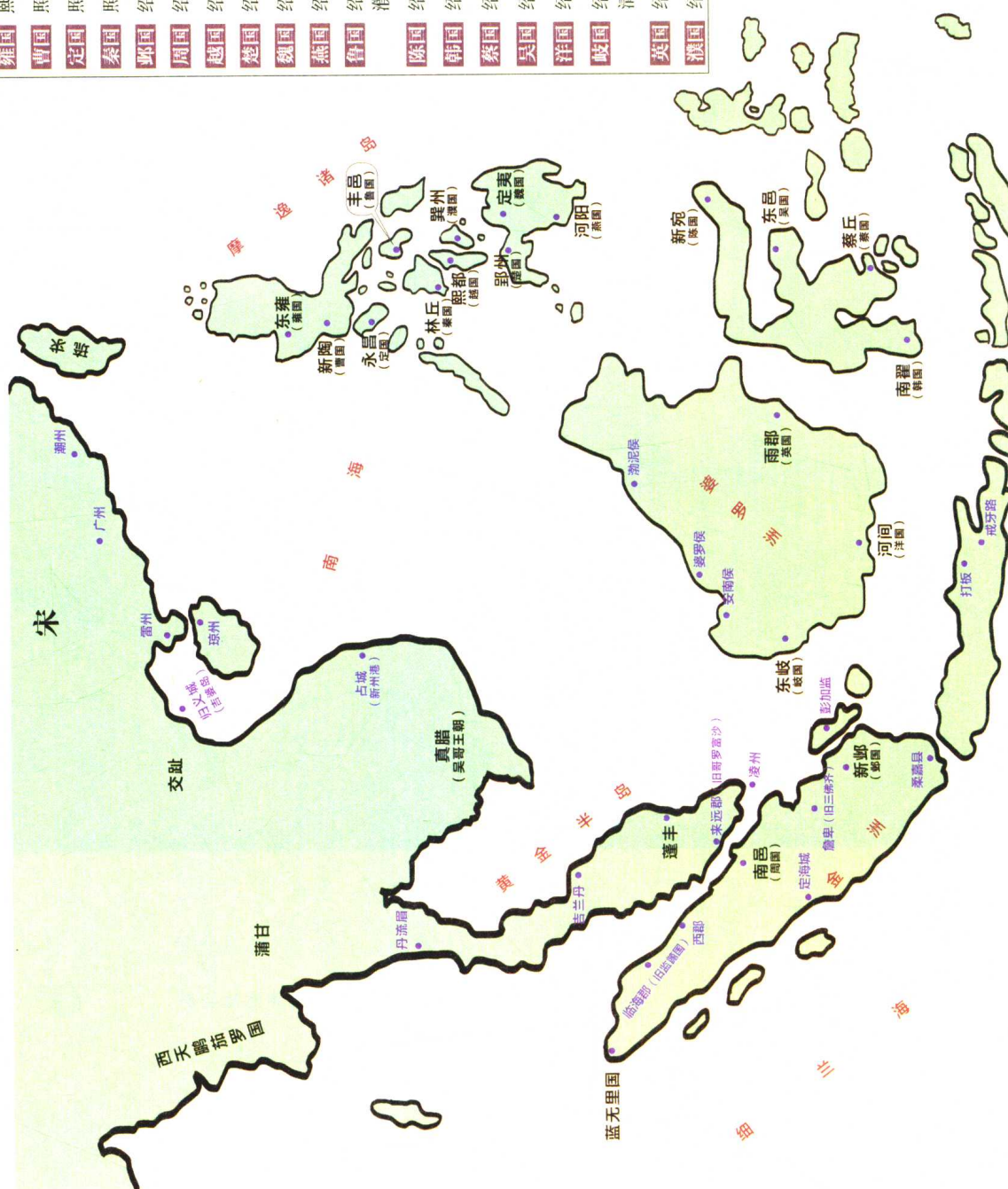
吴国 绍圣三年，公爵，赵宗绛（太宗·元俨系）

洋国 绍圣四年，公爵，赵仲鸾（濮王·宗懿系）

岐国 绍圣四年，公爵，赵仲佺（濮王·宗朴系），
清河之父

英国 绍圣四年，公爵，赵仲谕（濮王·宗道系）

濮国 绍圣五年，嗣王爵，赵宗晖（奉濮王祀）



南海封建十九国图



〇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附录
百郡山川	天机在我	莫嗟身世	安汉触龙	春秋封疆	金刀玉装	迢递黄沙	雪满云山	《新宋·诸国志》

001 035 071 109 159 187 227 263 295

〇〇

第一章

百郡山川^[1]



一举两得，外实内宽。

——《晋书·束皙传》

.....
[1] 出自陆游《感愤》：“两河百郡宋山川”。

1

熙宁十八年一月十日。

残雪未融的汴京城，显得额外寒冷。但此时若有人拨开白雪，便会发觉雪地下面的野草，早已不似冬天的枯黄。早春的绿意，仿佛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降临到人间。

“这算是个好兆头。”汴京城北的陈桥门外的官道上，骑在马上范翔望着路边石头缝里溜出来的一丝春意，心里自嘲道。

范翔再也想不到，赴辽国告哀使的差遣，竟会摊到自己头上。为此，吏部还特意调了他的职位，由尚书省的户房都事变成了礼部的礼部司主事。这两个官职表面虽然是平级，但实际上户房都事的权力更大一些。虽然范翔很在乎自己的功名，但他并不计较官位的高低。他知道，出使辽国回来后，只要完成使命，他就能变成正七品了。这礼部司主事不过是个临时的差遣，本就不值得计较。

可范翔却一点也不想去辽国。

在接到任命后，范纯仁特意见了他，告诉他辽国可能将要南犯，因此，他此番的使命，不只是告诉辽国大宋的国丧，还要见机行事，尽可能协助苏轼，阻止辽国南下。

范翔本就觉得出使并非己所长，更何况此行还充满危险……

但他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范纯仁、孙固都欣赏他的才智，石越也认为他足以胜任，此时又正值国家多事，他怎么敢拒绝？更何况范翔知道，按照以往的规矩，在他之后还会有好几拨使者被派往辽国，自己不过是打个前哨而已，他只好硬着头皮上阵。然而，这的确不是范翔喜欢的差使。即使是出使，范翔也觉得自己更适合担任喜庆一些的使节。

范翔又瞥了前来送行的潘照临一眼，心中更生疑窦。因为适逢国丧，他又以告哀使出使大辽，自然不方便亲朋好友在十里长亭送别，而范翔自忖与潘照临这位右相府第一谋士的交情，更没有好到会令他特意前来送行的地步。

事情反常，更让范翔感到不安。他想看一眼跟在身后的使团，却忍住没有回头。潘照临是与他并辔而行的。范翔不知道这样合不合规矩，但这种礼仪上的事情，是千万疏忽不得的，否则传扬出去，被人参上一本，后果不堪设想。

然他亦不敢得罪潘照临。虽然潘照临一路之上并没有与他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默默骑马徐行，可范翔心里很清楚，潘照临来送行，一定有事。他既不说话，范翔也不愿伤神去猜，更不便催促，只好按捺住心里的不安，耐心地等待。

但范翔终究是忍不住的，闷了一会儿，他突然“哦”了一声，转头望着潘照临，问道：“潘先生，不知相公的伤情如何？”

“仲麟定在想我为何会来送行。”潘照临却无意多谈石越左臂的伤势。

“在下确是有点受宠若惊。”范翔坦白地说道。

潘照临微微点了点头，对于“受宠若惊”四个字，居之不疑：“国家多事。仲麟想必亦听到了许多流言？”

“先生是指？”

“京师处处在传三佛齐将勾结注犂国叛乱之事。”潘照临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嘲讽，“有人忧心忡忡，道薛奕对三佛齐掉以轻心，恐误朝廷；有人则不以为然，以为薛奕都觉得没事，那自可以高枕无忧……”

听到此处，范翔几乎要露出笑容来，但他马上想到自己的使命，连忙克制了，嘴里忍不住说道：“依在下之见，这不过是薛郎故意为之！”

“哦？”潘照临忽然转头望了范翔一眼。

“在下早就听说，薛奕有意游说朝廷对注犂国开战，然终不得志。依在下之见，三佛齐叛乱，只怕是迟早的事。薛奕并非掉以轻心，他是盼着三佛齐叛乱，才好名正言顺，让朝廷同意他用兵。”范翔心里的这番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向别人说出来——他毕竟还是知道轻重的，在别人面前胡乱议论这些，对薛奕颇为不利。可如范翔这样的人物，有与众不同的见识，却要憋在心里，也如同一种折磨。此时能有机会在潘照临这等智谋之士面前一吐为快，他的心情也不由得变好了许多。

“仲麟果然是才智之士。”潘照临再次看了范翔一眼，眼中已略有赞许之意。

“不敢！这等雕虫小技，想必也瞒不过相公。”

“若是相公有时间细想，自然是瞒不过他。”潘照临淡淡说道。

范翔不由得愕然：“那先生……”

“南海万里之外，朝廷难免鞭长莫及。有些事情，我说也罢，不说也罢，迟早会发生；相公早知道也罢，晚知道也罢，亦无甚区别。既然如此，便无必要早说。况且这说到底，不过是流言……”

“那……”

“薛奕若果真掉以轻心，他便无资格再待在南海，享有今日之地位。纵使被朝廷处罚，亦是咎由自取。但薛奕不至于如此不成器，他既然是有意为之，则必有善后之策。此事原本不必操心。然薛奕千算万算，亦料不到朝廷在此时忽然遭逢国丧，更不会算到契丹居然在此时有意南犯！”潘照临“哼”了一声，又道，“按故事，

遣往各路告谕国丧、新帝继位的使者，需在大敛成服^[2]后才能出发。纵是不顾礼法，立即派出使者，待薛奕知道这些事情，只怕三佛齐亦已经……哼哼！薛奕这番玩火，稍有差池，便会烧到他自己，还要连累家国！”

范翔听得耸然动容，果真北面契丹南下，南海三佛齐与注辇国倡乱的话，以大宋今日之国势，断难两面应敌。到时候要保哪里弃哪里，是不言自明的。

“朝廷经营南海十余年，方有今日之基业，岂能毁于一旦？”潘照临忽然勒马停住，眯成一条缝的双眼中，露出慑人的光芒，“休说南海，今日国家之势，亦非与契丹交兵之时。故相公问我何人可以出使辽国之时，我以为满朝文武，除章子厚外，便非仲麟莫属。然章子厚官位太高，做告哀使必引人注目，更令辽人生轻我之心……”

“原来……”范翔连忙跟着勒马，他这时总算知道，害自己的“罪魁祸首”是何人了。

“承平之时，要讲礼义诗书，否则出使难免辱国；但有事之时，不能用书呆子出使。不过，我方才有意试探，仲麟终还是沉不住，亦算不上上佳之选……”潘照临毫不顾忌范翔的自尊心，言下之意，分明是说范翔亦不过是勉强之选。范翔听得羞愧，又有些哭笑不得，却见潘照临挥鞭指了指远处的一座亭子，道：“我给仲麟引荐一个人。你此行之使命，便是要设法将此人不动声色地引荐给辽主或他身边的重臣。”说罢，策马朝亭子那边跑去。

范翔连忙吩咐了一下使团，驱马跟上。

在亭子里面，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和两个童仆，男子的衣饰很平常，但范翔早就留意到亭子外面的三匹高头大马——无论是在松漠庄，还是在雍王的马厩，如此高大的白马，都是很少见的。

“在下柴远，见过范公。”那男子见着范翔，连忙抱拳行礼。

柴远？范翔感觉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说过，但此时亦不及细想，便见潘照临挥手斥退那两个童仆，道：“仲麟需记住一事，柴远并非朝廷使节，与大宋并无半点关系。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之商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才设法接近辽国君臣。是以，此事若令朝廷知道，连仲麟亦难免要受责难。”

这种要求，未免强人所难。但范翔听得出来，潘照临并非是在征求他的同意。

.....
[2] 按汉族之丧礼，人死之后，第二日要给死者清洁遗体，换上衣，称为“小敛”；第三日则收尸入棺，称为“大敛”。按礼法，人君入殓的衣服，应当有一百套。大敛的次日，也就是第四日，亲人按着亲疏的不同，穿上不同的丧服，则称为“成服”。阿越按：有宋一朝，皇帝死后，并不严格遵守此礼。北宋皇帝从死至大敛，最短四日，最长八日。如据《宋史》，赵顼死后八日，方大敛成服。而大敛、成服，有时亦可在同一日。

“在下是首次使辽，要想不辱使命，没有大苏协助……”

“仲麟若不怕回国后被问罪，尽管去找大苏，他身边有多少职方馆的官员，想必毋须我多说。何不干脆向朝廷拜表直接一点？”潘照临不待范翔说完，便毫不留情地讥讽道。

范翔此时已顾不得潘照临的讥讽，急道：“然……”

他才说一个字，又被潘照临打断：“去找朴彦成。”

“朴彦成？”范翔奇道。

“便是朴彦成。”潘照临用一种很不耐烦的眼神瞟了范翔一眼，仿佛很不愿意与智力如此低下的人多说什么，“朴彦成一家，原是高丽顺王的人，王运做了高丽国王后，顺王的一些旧党逃到了辽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人在高丽国内，亦并非全无势力。朝廷为万全计，令朴彦成出使辽国，目的便是暗中接近这些人，并设法分化他们，操纵他们。若要将柴远荐给辽国君臣，上策便是通过高丽人这一渠道。”

范翔这才放下心来，他没有再问朴彦成身边为何没有职方馆的人监视——毫无疑问，朴彦成一定在职方馆也有份薪俸。但他心里面又冒出一个疑问来……

“你到了辽国，要谨防辽国通事局。”潘照临没有容他再多问，回头瞥了柴远一眼，便出了亭子，上马离去。范翔看了看柴远，又看了看潘照临的背影，终于忍不住，苦笑出来。

2

将柴远介绍给范翔之后，潘照临便策马往陈桥门回城。此时，陈桥门前，依然是一片肃穆。把守城门的兵吏都戴着孝，数量却比平日多了一倍还不止，对出入城门的人，盘查亦十分严格。潘照临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轻轻叹了口气。往年这个时候，因为是灯节，便是各外城门上，也会张灯结彩，但今年的灯节，早已名不副实了。

先皇帝赵顼升遐^[3]，举国同哀。开封府就在天子脚下，自然更不能马虎，汴京城昨日便已经满城戴孝——这些对汴京百姓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二十余年间，算上赵顼，许多百姓已经历了三个皇帝的逝去。真正令整个汴京如临大敌、百姓惶恐不安的，是八日晚上的石得一之乱。

.....
[3] 帝王死去的婉辞。

当晚的变乱，前后不过两个时辰就被平定，对坊市也未造成很大的损害。事变之时，除了内城与新城城北的一些居民有所察觉，大部分市民都一无所知。然而，在叛乱平定后，它所波及的范围，却让汴京城数以千户的人家都忐忑难安。石得一等主谋，的确皆已死于平乱之中，但涉及叛乱的还包括整个皇城司和部分班直。这些人，尤其是皇城司兵吏，多数都是开封本地人！

陈桥门前的兵吏，便是在搜捕参与叛乱的漏网之鱼。

便是昨日，亦即九日清晨，首相司马光在福宁殿灵前宣读先帝遗制，太子继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朱妃为皇太妃。紧接着又下令，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以仁多保忠、杨士芳、田烈武守宿福宁殿外，另又分遣武臣增兵防守军器库，以及宫城、内城、外城诸门，并暂时令李向安等内侍接管皇城司事务。

自大宋立国以来，新帝即位，增兵宿卫，是“祖宗故事”。不过，特意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却是不同寻常——因为按照礼仪，臣子前往福宁殿，宰臣和百官是走垂拱门，而亲王宗室则是走内东门！

潘照临知道这燕达亦算是熙宁朝名将，他是西军出身，在熙宁初年与西夏、西番的战争中，曾经屡立奇勋，但因为赵顼认为他忠实可信，从军制改革起，便将他调任三衙，从此便一直在京师。他没能赶上伐夏之役，自熙宁中后期起，于战功上反而并不显赫了，但此公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竟一直升到殿前副都指挥使，乃是大行皇帝的亲信，在军中又素有威信，令他宿卫内东门之外，其意自是在于警告诸亲王宗室。

而在皇宫之外，韩忠彦则在按图索骥，分头搜捕参与叛乱的兵吏，命令各军巡铺盯紧他们的家属——连大赦天下也救不了他们。潘照临已经看到了今日上午颁布的大赦天下的德音，这道德音上明明白白写着：除谋逆罪外！

想到这里，潘照临不由得紧紧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不是在同情那些叛兵和叛兵家属，而是又想起了这次兵变的真正主谋——雍王赵颢。

石得一、石从荣等人，被视为“主谋”，已经在事变当晚伏法；那些可能只是盲从或者被胁迫的皇城司兵吏，亦被四处搜捕。但如何处置雍王，变成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

除了雍王在当晚行为不检、擅出王府这一条罪状难以洗脱外，参加叛乱的头领，大多在事变中被诛杀，几个侥幸逃脱的头领，亦在被捕后被韩忠彦擅自处死了。搜查这些人的宅第，都是韩忠彦主持，事后汇报，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叛乱与雍王有关！而与此同时，咸宜坊雍王府的“安全”，亦换成了高太后的亲卫班直之一的御龙骨朵直负责，为了防止雍王自杀，两府甚至还特意派了高太后信任的几个内侍，